

# 张学良正打算逃婚,被张作霖逮到了

11

历史天空



黄世明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本书是沈阳大帅府博物馆、张学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黄世明40年的心血力作。与众多描写张作霖张学良父亲的作品不同,长篇小说着眼于大帅府院内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而将大帅府外的民国风云作为副线融汇其中,以第一手最珍贵的史料、第一次全部披露,拂去历史的尘埃,深度解密两代东北王发生在大帅府内不为人知的国恨家仇、私密情史……

## 上期回顾

张学良和于凤至见了面,两人私下谈话,于凤至告诉张学良,她对这桩婚事本来就不抱指望,打算离开郑家屯,去北京读书。张学良觉得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可以两全。

张学良回到奉天,几天后才见到张作霖。父子俩的对话很简单,像是两个不大熟的人在路上相遇,吃啦?吃啦。只不过话儿变成,见啦?见啦。准备吧,嗯。

张作霖把婚事操办交给了卢寿萱。当年,卢寿萱嫁给张作霖时,她的婚事是张学良的生母赵春桂一手操办的。这个情,卢寿萱一直记在心里,再加上这是张家第一个孩子的大婚,卢寿萱尽心尽力,领着一群丫鬟老妈子,裁衣做被,置办彩礼,忙得不亦乐乎。

张学良见卢寿萱每天忙得废寝忘食,稍得空闲便用手捶腰,很是苦不堪言。张学良心中不忍,可又不好明讲。只是说:妈妈别太辛苦了,婚期还没定呢,等定下日子再忙也来得及。卢寿萱说:你爸已经找人去算日子了,说是捡最近的日子。最近的是啥意思?明天后天都有可能呢,到时候现抓,哪来得及啊?你爸把这么大的事交给我,我可不敢怠慢。

听说父亲已经找人定婚期,张学良心里一惊,于家小姐去北京怎么也得一年半载的,这日子要是选在她去北京之前可咋办?左思右想,想不出好办法,便想再去郑家屯一趟,找于凤至商量个主意。借给张作霖刮胡子的机会,张学良装出几分羞赧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我想……那什么……再去一次郑家屯。他满以为张作霖会说,咋啦?这两天不见就想啦?没想到,张作霖听后,眼睛都没睁,说了一句比胡子茬都硬的话:老实在家呆着吧,后天就结婚了。听了这话,张学良手一哆嗦,剃刀从张作霖的鼻翼上滑过,眼见着就有血丝从鼻翼旁的肥油沫里渗出来。张作霖睁开眼,用手在鼻翼处抹了抹,放在眼前看了看,说:见红了,好兆头!看来这日子选得不错。

张学良愈发慌了:那什么,爸,我怎么不知道呢?张作霖说:刚定下的,请天齐庙的一个高人给算的。他还说,你二人的生辰八字只有配上这个日子,日后才能大富大贵,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张学良急了:怎么这么快?一点准备也没有啊!张作霖说:要你准备啥?你会准备个屁?你卢妈妈都弄好了,你就等着入洞房吧。张学良还想说:不是,那什么……张作霖一摆手:去剪个头,泡个澡,拾掇得干干净净的,你是咱们家小辈第一个结婚的,别进了洞房上了炕,整一股臭脚丫子味。

张学良知道,再说下去也没有用了,弄不好再挨两个耳光子,就更犯不上了。张学良带上毛巾和肥皂,卢寿萱又给他装了一小瓶面汤。面汤是洗头用的,说是用这个洗头,下灰去油,不生虱子。张学良刚刚走出家门,冯庸兴冲冲地跑来,一见面就拉住张学良,神秘兮兮地说:哥们儿,走,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张学良此刻心里烦躁,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便举起手中的浴筐,说:我不去,我得去洗澡。冯庸大叫一声:哎呀,我领你去的地方是洗澡的地方,快走,你看看人家是咋洗澡的。张学良还是执意要走,冯庸被弄糊涂了:你怎么啦?看着心事重重的样子?张学良叹了一口气:我要结婚了,后天就结。冯庸吓了一跳:说胡话吧?婚哪能说就结呢?女的是谁?还是那个村姑吗?

张学良把与于凤至相见的前后经过都讲给了冯庸听,最后说:看样子我就是这个命了。说着,眼睛竟有些湿润。冯庸问:你到底喜不喜欢那个村姑?张学良摇摇头:她很聪明,很善解人意,人长得也不难看,可我就是没感觉。冯庸很不以为然:你这个人就是优柔寡断,不喜欢结的哪门子婚?要是我……张学良没好气地跟上

一句:要是你能咋办?冯庸一拍大腿:要是我,我就跑他娘的!

你是说逃跑?张学良像没听明白,追问了一句。对,冯庸语气很坚定:你看啊,人,你不喜欢,你爸又非逼你结婚。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逃婚,找不到你,还结个屁婚!张学良说:你说得轻巧,逃,往哪逃啊?冯庸说:我家在北镇有房子,现在只有一个老爷子守着,你往那儿一猫,别说你爸了,连狗都找不到你。

尽管这话听着有些别扭,张学良还是精神一振:这倒真是个好办法,你接着说,咱们怎么走?冯庸说:我现在就给你张罗钱去。你呢,就先回家,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一样。等今天晚上,我找一辆车,在你家外边等着。钟鼓楼敲三更了,你就偷偷地跑出来,咱们连夜出城。等你爸发现了,咱们已经坐在炕头,吃上沟帮子烧鸡了!张学良兴奋地跳起来:好哥们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日后你有什么难处,六哥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张学良心情舒畅地洗了个澡,容光焕发地回到家中。吃过晚饭,张作霖对张学良说:你早点歇着吧,明儿还得起早赶火车。张学良一本正经地问:爸,您还有什么嘱咐的?张作霖看了张学良一眼:没啥了,你的婚礼我都交给你吴大爷了。袁世凯新派来个奉天督军,叫段芝贵,这两天就到。我不能离开奉天,有什么事就找你吴大爷。张学良略有些失望的样子:爸,你真不能去啦?这可是我的大婚啊。

张作霖说:段芝贵是啥人,我不摸底,他来上任,我去郑家屯,会让人怀疑是有意躲了出去。本来道上就传,说我张作霖盯着奉天督军的位置。新督军来了,我走了,会说我是有意给人家冷脸。所以,这当口我不能动。张学良点点头:爸爸说得极是,咱不能让那些人钻了咱们的空子。爸,

你放心,有吴大爷坐镇,婚礼保证会圆满的。

张作霖交代完,与吴俊升、戴宪玉一同离去。上车前又说一句:明儿早上,你吴大爷带车来接你,我就不来了。用文人的话讲,山高水长,就此别过。张作霖为自己能突发灵感地冒一句酸很觉得意,大笑上了车。

看张作霖的车带着一股烟尘渐行渐远,张学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想到老奸巨滑的父亲被自己高超的演技哄骗得失去了警觉,张学良掩饰不住心里的兴奋,噙着嗓子唱了一晚上。

夜半时分,奉天城响起了钟鼓声,三声钟,三通鼓,告知夜已三更。随着钟鼓声,张学良住处墙外传来了三声蛤蟆叫。这是张学良与冯庸约定的暗号,说明冯庸已到了墙外,一切准备就绪。冯庸的本意是想学学蛤蟆叫,张学良不同意,说蛤蟆叫声大小,不易听到。冯庸说:你家离小河边那么近,小河边的蛤蟆天天晚上叫,你怎么知道哪声是我哪声是蛤蟆?张学良说,你叫的我能听出来,像癞蛤蟆吃多了咸盐,咳咳的,难听了。

此时墙外传来的正是冯庸的癞蛤蟆叫声,张学良悄悄地钻出被窝,身边的张学良睡得正甜,鼾声如雷。张学良悄悄地出房,悄悄地打开院门,正在寻找冯庸的车子,从暗处走来四个人。张学良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正是陪他去郑家屯的四大天王。张学良心有些慌:你们……怎么在这,这儿?这么晚了……

四大天王中的菜王说:师长叫你等在这里,说是见你出来叫醒他。张学良大吃一惊:我爸,我爸他在哪?话音刚落,对面一辆车的车门开了,张作霖从车里走下来,轻咳一声,也像吃多了咸盐的蛤蟆。张学良如闻惊雷,呆若木鸡。

# 魏海东和女同事接吻时想到了妻子

9

婚姻家庭



高克芳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你和你的他是否正罹患以下症状:你在他眼前晃荡,他视而不见;他在你眼前晃荡,你心里骂他犯贱;脾气点着火就着,恨不得一拍两散;到后来干脆省点力气,懒得生气;有一天,你惊觉你和他已经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没做爱了,而此时,你的梦里,你的心里出现了另一个男性的面孔……其实,你就是陈晓荷,他就是魏海东。当你偶遇苏逸轩,而他认识了林菲,海平面倾斜了。你和他,注定排斥又缠绕。

七年,你痒了吗?

## 上期回顾

魏海东看到晓荷坐在一个男人的高级轿车里后,非常失落,又开始和晓荷冷战。而魏海东单位有个年轻的女同事林菲,一直对魏海东充满好感。

下班时间一到,办公室里就躁动起来,大家纷纷关闭电脑,收拾案头的资料后快步走出办公大厅。此时的魏海东却坐在位子上没有挪窝,他眼睛盯着电脑,脑子里却乱七八糟想着一些杂事。

他和晓荷一直保持冷战的状态。几天前,晓荷曾经试图与魏海东和解,她给苏逸轩设计的房产方案通过了,而且获得好评,本来晓荷打算给魏海东一个惊喜,并且打电话给魏海东让他早点回家吃饭,但接电话时魏海东正在开会,口气就显得很冷淡,无形中打击了晓荷,而那天魏海东又加班到深夜,到家时晓荷与儿子都已经睡了。第二天魏海东打算主动结束冷战,但他几次通过儿子传话,希望可以跟晓荷和解,可是晓荷已经心如死灰,根本不理会他的服软,似乎下定决心要和他冷战到底。

对于晓荷的态度,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一开始他以为晓荷是因为经期综合症的缘故莫名发火,以为过两天就好了。可是随着时间拉长,魏海东才知道晓荷是故意的,她对他不是恨,也不是怨,只是冷,她把一切做得无懈可击,就是要让他难受却无话可说,晓荷就是这样,魏海东就越是反感,他渐渐不愿意回家,与其回到家互不理睬,还不如待在办公室自在。

“魏总,下班了,还不走?”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魏海东抬起头,看到林菲背着双肩包站在面前,笑眯眯地看着他,她今天穿白裤子,方格衬衣在腰际随意换了个结,看上去活泼洒脱。魏海东急忙佯装平静地移动鼠标赶走了那个微软的标志,对她说:“呵呵,马上就走,你怎么也没走啊?”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早早回去也没有事情,还不如在办公室多待一会儿。”林菲看魏海东躲开她的目光,落寞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她看魏海东一直坐在位子上没有

急着回家的意思,灵机一动说:“魏总,我一直想请你吃顿饭呢,你今晚有空吗?”

如果是平时,魏海东还会拒绝,但这时的魏海东看着林菲期待的眼神,又想起晓荷冷冰冰的脸,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说:“今晚有空,不过你已经请过我了,这次该我请你吃饭了。”“我什么时候请你吃饭啦?”林菲睁大眼睛,她那浓浓的睫毛弯弯地向上翘着,像芭比娃娃似的格外可爱。

魏海东笑着说:“上次你给我买饭的钱我没给你,就是已经请过我了,今晚我请你吧,你想吃什么?”“哈哈,是这样啊,魏总真是太会开玩笑,那样的话请你吃饭可太简单了,我以后可以天天请你吃饭。”林菲调皮地笑着,光洁的脸上浮起一片红晕,像窗外绚烂的晚霞。

两个人一起去了一个烧烤摊,点了很多东西,又要了几瓶酒,喝得非常畅快。灯光下林菲绯红的脸被涂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魏海东觉得心突突跳得厉害,他躲开林菲的目光说:“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因为时间较晚,魏海东不放心林菲一个人打车走,于是就决定用自己的摩托车送她。

摩托车稳稳地在路上行驶,路灯排列整齐,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带着花香的微风迎面吹来,身后的女孩温柔可人,让魏海东不禁怀疑这样的美景是在梦里。魏海东紧紧握着车把,虽然目视前方,但脑子里时时关注着身后的动静,可让人奇怪的是林菲在后座上格外安静,安静得让魏海东时常想往后身看看她是不是还在后座上,女孩的心海底针,他不明白刚才说笑得眉飞色舞的女孩这会怎么这么安静了?

“林菲。”魏海东小心地叫她,怕她在后座上睡着了。“嗯。”林菲声音低沉,柔柔的,梦呓一般。“你是不是

喝多了不舒服?”魏海东轻声问,这样的月色让人说话都不忍大声,生怕惊扰了什么。“没有,我在想,这样的夜晚真美。”林菲低声说着,手试探着慢慢环住魏海东的腰,身子慢慢靠在他的背上。

魏海东感觉柔软的身子慢慢靠近他的后背,浑身立刻像电击一样一阵热流流遍全身。但是理智告诉魏海东不可以,他一遍一遍告诉自己林菲这是喝醉了,自己不能乘人之危,同时在心里狠狠责备林菲:该死,你这个傻丫头知不知道这是对男人致命的诱惑呀?

魏海东正在乱想突然发觉后背一片湿热,同时感到林菲的身子轻轻战栗着,他猛地踩住刹车,问:“林菲,你怎么了?”“魏总,我没事。”林菲听到魏海东的问话,急忙松开怀抱魏海东的手,轻描淡写地回答,但是却掩饰不了声音里的抽噎。男人最看不得女孩子哭泣,魏海东急忙跳下摩托车,跟在林菲后面说:“林菲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林菲定定地看了他几秒钟,猛地张开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呜咽着说:“魏总,我是遇到难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我从第一天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我始终在劝我自己,对自己说我只是仰慕你的才华,敬佩你的学识,可是我依然无法压抑对你的爱,你说我该怎么办?”

魏海东本能地抱着林菲柔软的身躯,胸口是她湿热的泪水,耳边是她喃喃的真情告白,一切都是那么真切。他的心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他一直知道林菲对他有好感,但没有想到她爱他爱得这么深、这么痛苦。魏海东这样想着的时候,手已经下意识地搂紧了林菲,林菲在他的鼓励下哭得更加痛快,这样的哭泣慢慢把魏海东感染了,他眼睛湿润,下巴不由自主地靠

近了林菲的耳朵慢慢摩擦着。林菲在这样的亲昵中停止了哭泣,当她反应过来魏海东在回应她的时候,她慢慢转过头,她的唇慢慢靠近他的唇,往前一点一点正好碰到他的唇,如干柴烈火瞬间被点燃,他们在火光里融化了。

林菲的嘴唇饱满而柔软,吻上去像是带露的花朵,带着一丝清香、一种甘甜,让魏海东不由自主被吸引。魏海东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样一个毫无预知的吻中产生这么强烈的冲动,他和晓荷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深深地吻过了。想到晓荷,魏海东浑身的血液像遇到冷空气一般猛地冷却下来,他猛地停住动作,忍不住自责起来: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能任凭自己的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他怎么回家面对晓荷?

魏海东想到这里急忙推开林菲,拍着自己的脑袋连声说:“林菲,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是糊涂了。”林菲睁开迷离的眼睛看到魏海东的样子,一丝落寞顿时浮上她的脸庞,眼泪再次涌出眼眶。魏海东竭力忍住内心的冲动对林菲说:“林菲,你的这份心思让我很感动,但是我没有资格接受你的喜欢,你知道的,我儿子都已经很大了。你是个女孩子,应该有美好的未来,我祝福你。”林菲听完魏海东的话,看着魏海东的眼睛说:“魏总,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爱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我说过我希望你过得快乐,如果你快乐,我会祝福你,如果你不快乐,我会等着你。”

魏海东回到家,看到晓荷已经睡了,心中难免有些落寞,自己的坚守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但是当他到卫生间洗漱的时候,发现晓荷已经把浴巾和他洗澡后要换的内衣挂在了卫生间的衣架上,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暖流,暗自庆幸着刚才的悬崖勒马。魏海东想一定要尽快找个时间和晓荷好好谈一谈。